

早晨，我还没去医院，妻子却打来电话，说岳父又耍孩子脾气，不吃早餐，闹情绪，让我快去说说，做做思想工作。

我没那么大本事，谁说岳父都保持沉默。情绪好点了还点点头，表示认可。情绪不好了，谁也不理睬，就呆呆望着天花板，觉得自己的来日不多。便开始自己糟蹋着自己。

动手术前，一个精干的老头，手术后，话也讲不出来，全靠子女主观猜测去理解他的意思，这更激起他的不满。岳父不断地哀声叹气，有时说烦了，谁也不理，对着墙壁使气，犹如一个闹情绪的孩子。

有次护士输液时不小心将血管扎破了，可能是疼得缘故，眼神狠狠地盯着护士，盯着陪护的子女，好像是子女让受罪，护士刚离开不久，他竟不听话的拔正在输液的针头，吓得子女赶快劝说，不断地叫护士前来帮忙，才避免了拒绝治疗的发生。

脑手术后病人的化疗期，脑部神经还处于一种紊乱状态，情绪也正在不稳定状态。其实也不难想象一个几十年从没得过病，突然一场大病，把他固定在病床上，任人摆布，他无法接受。加之不听使唤的身躯，不能自由表达的心声，让他烦躁不安，每天大多时间，除了昏昏沉睡，再就是望着一瓶又一瓶进入他身体的液体。

岳父今年七十三，在没动手术之前身体一直很好，只是有轻微的浅表性胃炎，但不碍事。

岳父自从九月份从北京旅游回来后，就觉得头有些晕，有次差点晕倒在散步的路上，但他说没事，上年纪了有个头痛头晕是正常的事，不必大惊小怪。子女觉得无缘无故的晕倒，绝不只是血压心脏方面的问题，好说好劝送到医院检查，结果除了血压高没什么症状，住了几天医院，输了几天液体，觉得没大毛病，便在家静养。谁知过了几天，岳父头晕病又犯了，只好再次送到医院进行详细检查，经过化验拍片等一道道程序，觉得脑子里有问题不敢断定，也不敢告诉他，生怕他多心。

但岳父心里跟明镜似的，知道自己的脑子出了问题，至于问题在什么地方，他就知道了。

送到省城医院复查，才知道是脑胶质瘤，虽然使用了当今比较先进的治疗脑瘤的伽玛刀放射疗法，辅之以化疗的办法，但还是留下了手术后瘫痪，失语的严重后果。对于这样的结果，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。岳父的兄弟姐妹说，这么大年纪了，就不应该动手术，采取保守疗法，还能清醒地活段时间，现在倒好，花了几万做了手术，人倒瘫了，变成了哑吧，钱也打了水漂。

事以致此，埋怨没有任何意义，因为子女尽力了，出了这样的情况也是任何人不愿看到的。

岳父是家中的长子，是唯一一个考上学的孩子，毕业后分在宁南山区，后来调回来，在当地金融机构工作至退休。

岳父一生，平平常常，自从认识妻子起，见到岳父那天起，总的感觉是岳父勤劳节俭，随和本分，谈不上有什么特别之处。话也不多，不怎笑，也极少生气。往往穿梭在单位和家之间。

岳父的话不多，但说出来却让人感到有一种深刻的生活哲理在里面，也许他从事金融工作，认识的人也多，长时间的耳闻目染，让他对人生生活有深刻感悟缘故吧？他总在我去看他时，给我讲一些他所熟识的人的逸闻轶事，让我们从中得到或多或少的人生启迪。

岳父做过教师，但他很少在我们面前提及他在山区工作那段困难的求学生涯。我知道那是埋藏在他心里的一段不愿诉说的往事，有几次我曾想打开那段他不愿提及的往事，但考虑他一直没有提及，也不愿提起，生怕提起来引起他的伤感，所以只好搁浅。

岳父形象时常让我想到前几年看过的韩剧《说不出的爱》中的主人公安正焕的父亲安在孝校长，他骑着自行车穿梭在学校与家之间，走路不紧不慢，显得慈祥而又深沉。时常将他和岳父行为举止联系起来，内心便会产生莫名奇妙的亲切感。

岳父一辈子没过上什么好日子，他的一生养育六个子女，五女一男，现在都有稳定的工作和不错的收入，在经济比较困难的年代靠自己微薄的收入将子女抚养成这样，的确很不容易，以致父亲经常给我说起岳父，认为岳父很有本事，能让六个子女全部工作，而且工作单位教师和银行都是时下最稳定的职业，不像他那样除了两个考上学，两个招工，其他的三个都职业不好，父亲说的时候对岳父的钦佩溢于言表。

其实事情不像父亲想像那样，为了子女的有个工作，岳父岳母一直勤俭持家，日子过的也不宽裕，他们宁愿多吃些苦，也不让子女将来因为没工作而将来受苦受穷。听妻子讲，岳母为了她和小妹上学，竟忍挨饿受冻地在街上卖菜十几年，直到他们个个参加工作才放弃了卖菜，到现在落下了风湿的毛病。

岳父虽是个话语不多的老人，但却喜欢热闹，这和所有老人一样，害怕孤独，害怕寂寞。一有空，总找那些和他一般年纪的老八聊天，打发空虚无聊的时间。大多数时间是约上几个老头打打麻将，即使输了，也是不气不恼。

岳父不抽烟，也不喝酒，就喜欢打麻将，这是他唯一的喜好。所以有空去看他，吃过饭，没事的时候，总喜欢坐下来玩玩麻将，他也显得很高兴，有说有笑，完全没有了平时话不多，笑没有的表情。每次玩的时候他总是赢多输少，所以老婆说她爹是麻将师，在儿女面前永远是赢家。这时岳父听着这话很受用，显得很开心。

岳父在农村工作时间长，经常由于催收贷款的事奔波于个乡村之间，所以是个闲不住的老人，即使去了子女的家里，也是当天去，当天回，很少住下来。去了，也是这儿瞅瞅，哪儿看看，将他看着不顺眼屋内物品重新摆放，完全不顾女儿女婿的感受。

妻子是岳父的二女儿，看得出他很偏爱二女儿，也许是二女儿随他在单位附近的学校上过，对他也有过生活上的照顾，所以他很偏爱二女儿，在二女儿没有考上大学的情况下，依然不顾经济状况，让二女儿自费上了大学，并且有了不错的工作。

岳父来我家来的次数最多，大概是偏爱二女儿的原因吧。我家门前小园的围栏是他围的，小园周围路也是他砌，就连爬满楼房墙面的爬山虎也是他亲手栽下的，那平时很少进去的煤棚的置物架也是他砍了家里的树，托人拉到木材加工部，锯成木板大家起来的，因此妻子常常说，她老爸在我家干的最多，你可要知道，别忘恩负义，我说那能呢！我感激还来不及呢！

岳父的这次的患病，致使瘫痪和失语，让我感受岁月的无情和人生老去的无奈，看着以前精神矍铄的老头变成这样，儿女很们纠结，也很卖力地为他的病东奔西走，个个忙得焦头烂额，我的心情也好不到哪里去。

岳父，快点好起来吧！即使你不说话，能走也行，或者说，坐在哪儿给自己儿女一种精神鼓励。你说是不是？